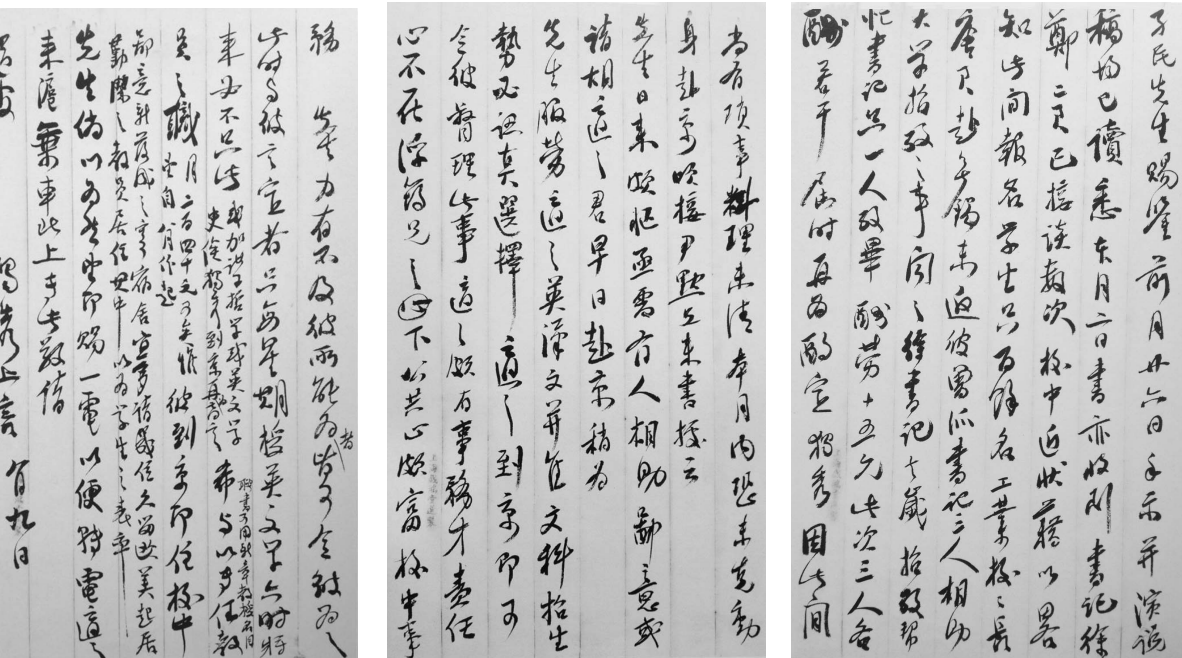


“三只兔子”一台戏——陈独秀致蔡元培



百年的光阴要算起来也很漫长，几乎就是人生的全部。但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却只是短短的一瞬间。五四新文化运动距今已将百年，蔡元培、陈独秀、胡适之等一批有识之士当年风云际会，于中国的思想界、文化界掀起巨大的波澜。如今，风云人物早已尽归黄土，然而每读着他们的故事，则鲜活在目，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

陈独秀先生是百年来一直颇有争议的人物，然而他揭橥新文化启蒙和五四运动的旗帜，作为我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，其伟大功绩却是谁也抹煞不了的。毛泽东曾说陈独秀是“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”，毫无疑问，陈独秀是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走向的重要人物。自从一九一六年底，蔡元培先生从黎元洪手上接受了北京大学校长的聘书，为了改变北大的陈腐局面，蔡先生决定先从文科着手，于是他几乎是在第一时间，就请了陈独秀来北大任文科学长。那时的陈独秀，正在上海办《新青年》杂志，是蔡元培鼓励并答应他把《新青年》也一并带到北大来办。这看似一个偶然的决定，但是却由此而改变了历史：陈独秀携《新青年》杂志北上，随后又请来了留美归来的胡适，于是，被后人誉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“三圣”聚首北大。那是一九一七年，蔡元培五十岁，陈独秀三十八岁，胡适之二十六岁，说来正巧，“三圣”都是属兔，各大一轮。所谓“三只兔子”一台戏，从此以北大为中心，以《新青年》为平台，一场波澜壮阔、影响深远的文化运动，正式上演……

最近，上海市档案馆编辑出版了一部厚厚精装两巨册的《上海市档案馆藏中国近现代名人墨迹》，所选二百余件近现代的名人书札多为首次刊布，为我们研究近百年来的人物历史提供了相当珍贵的史料。其中就有一封陈独秀致蔡元培的信札，写于一九一七年八月九日，时也是蔡、陈两人任职北大的第一年，百废待兴，信中主要是举荐胡适到北大任职的事，一信涉“三兔”，且内容包括授课的科目乃至薪酬，都说得非常具体。

予民先生赐鉴：
前月二十六日手示并演说稿，均已读悉。本月二日书亦收到。书记徐、郑二君，已接谈数次。校中近状，借以略知。此间报名学生只百余名。工业科科长唐君赴无锡未返，彼曾派书记三人，相助大学招考之事，闻之徐书记去岁招考帮忙，书

记只一人，考毕酬劳十五元。此次三人各酬若干，届时再为酌定。独秀因此间尚有琐事料理未清，本月内恐未克动身赴京。顷接尹默兄来信，据云先生日来繁忙，亟需有人相助。鄙意或请胡适之君早日赴京，稍为先生效劳。适之英文文并茂，文科招生势必认真选择，适之到京，即可令彼督理此事。适之颇有事务才，责任心不在浮筠兄之下，公共心颇富，校中事务先生力有不及，彼所能为者，皆可令彼为之。此时与彼言定者，只每星期授英文六时，将来必不止此（或加诸于哲学，或英文学史，俟独秀到京再商定）。希与以专任教员之职，聘书可用新章教授名目（月薪二百四十元可矣，惟望自八月份起）。彼到京即住校中（鄙意新落成之宿舍，宜多请几位久留欧美、起居勤洁之教员居住其中，以为学生之表率）。先生倘以为然，望即赐一电，以便转电适之，来沪乘车上京。专此敬请

道安！

独秀上言 八月九日

陈独秀的书法颇讲究气韵，格也不俗。他主张学书要勤学古人，学古就是为了去俗。民初时他直言沈尹默“诗好字俗”的故事，尽人皆知。即使过了三十年，沈尹默的书法已经到了较高境界了，但在他的眼中仍是“俗”气未脱，他在给合静农的信中曾说：“尹默字素来功力甚深，非眼面朋友所可及，然其字外无字，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。”我们从这通书札的墨迹来看陈独秀的书法，用笔洒脱，不拘绳墨，然而气韵格调皆自然而有法度，所谓随心所欲不逾矩也。记得二〇一三年嘉德秋拍中有一件陈独秀致陶亢德的两页信札，最终拍出二百三十万的高价，可见史料和艺术的双重价值，在陈独秀身上都有着极高的体现。

然而，上海档案馆这件陈独秀书信墨迹的展现，我以为比书法更重要的，则是这封信的内容。我查了一九八七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《陈独秀书信集》，还有同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十二月出版的《独秀文存》，均未见录此信。在二〇〇〇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《蔡元培书信集》中，也未能找到相应的往还书札。可见此信对填补和充实那一段时期的史料，其重大意义不言而喻。正是一九一七年，陈独秀来到北大后，向蔡元培力推胡适之。然后才有了陈独秀、钱玄同、高一涵、胡适、李大钊、沈尹默六大编辑组成的《新青年》编委会，然后又有

极致的书写，在书写中任笔墨自由的飞翔，个性淋漓尽致展示，心灵自由无羁的徜徉，总是让人无比怀念，让人无比向往。

仓颉造字。始有书写。那些由于“鸟兽虫鱼之迹”所启发而得来的灵感，为书写打开一条永无止境的阳光大道。

由岩石画，由甲骨文，由钟鼎文，由简帛书法，由摩崖石刻，由尺牍短札，到浩浩荡荡的狂草长卷，那种逸兴遄飞，神游天地的境界，挫万物于笔端，蕴含大千世界，有“天人合一”的浩瀚。

不独张伯英“临池学书，池水尽墨”，不独“张旭三杯草圣传，脱帽露顶王公前，挥毫落纸如云烟”，也不独怀素“寒猿饮水撼枯藤，壮士拔山伸劲铁”。

还可以是侠客的剑舞，夏云的舒卷，洪流的激湍，春雨的温润，大爱的深沉，精神的纯洁，铁骨的坚硬……如此种种，不一而足，书写的意蕴充盈于世界，是以天地有浩然之气。

天地的浩气，任人追踪致远，任人心领神会，任人潜泳相拥，而不能赏玩于股掌之间，滥饮如酒肆之徒，只宜如上善之水，洗净铅华，亦宜如厚德载物，胸怀辽阔。

我站在时间的低谷，聆听雷电之势，远望繁华之都，让一小束星光，照耀孤独的深夜，为一缕书法线条的风所触动，缓缓用毛笔记下一脉心迹。

书写，像乘坐一叶小舟，渐入佳境。
岁次甲午仲春 宋远平于华亭

时光飞逝。在疲于奔命地追赶生活节奏的过程中，人们的书写日益潦草、匆忙。电脑时代的来临，更让书写成为无关紧要的本领。更多时候，咱们的书写只剩下签名。而我深深眷恋书写的状态。

一条传统的大道，众人汇集。在大道的尽头，是荒芜，是悬崖，是山重水复，是柳暗花明，是独辟的蹊径。一点一画是同一河流激荡的浪花。没有一朵浪花是一模一样的。

书写是一次发现，也是一次创造。用一生自造一座奇峰，独构一处风景，哪怕有一点点不同，都会让历史的天空更为灿烂。

一个人穷其一生能走多远？狂奔，赶不上太阳的脚步，那就一个人在月下漫步，徘徊于小桥流水，会心于竹韵松风。或许有一小处山水，野草闲花引人入胜，便结庐而居，锄田而耕，兴尽而去。

已经走了多远，前方还有多远，不得而知。还在走着，在路上，一个人漫步。

二
时光飞逝。在疲于奔命地追赶生活节奏的过程中，人们的书写日益潦草、匆忙。电脑时代的来临，更让书写成为无关紧要的本领。更多时候，咱们的书写只剩下签名。而我深深眷恋书写的状态。

48、父子、夫妻书家前胜后败
王羲之子王献之，米芾子米友仁，欧阳询子欧阳通，赵孟頫之子赵雍，赵信子赵构，文征明子文彭。父之伟大，子之渺

了刘半农、周氏兄弟等人的强力加盟。《新青年》提倡文学革命，宣传民主和科学，他们一起携手并肩，向保守的旧文化势力发动猛攻。青年学生受文学革命的影响，遂又引发了“五四新文化运动”……这一连串因果关联，说到底，莫不和蔡元培把陈独秀及《新青年》请来北京有关。

虽然陈独秀被誉为是“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”，但陈独秀却把小他一轮的胡适奉为新文化运动“首举义旗之急先锋”。因为胡适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书时就向《新青年》投稿，对于文学革命两人是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至一九一七年一月，胡适于《新青年》发表了《文学改良刍议》，又一石激起千层浪，在中国文化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，陈独秀赞之为“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”，并写了更为激烈的《文学革命论》加以声援。其实这是令胡适自己也没想到的结果，他写这篇文学改良的试探性文章曾一式三份，一份在他自己主编的《中国留美学生季报》上刊发，并无多大影响，一份则寄给了《新青年》，未料一炮打响。当然这也和陈独秀的“慧眼”有关。在陈氏的大力激赏下，随后胡适又接连在《新青年》上率先发表了白话诗以及《历史的文学观念论》、《建设的文学革命论》等极具影响力的文章，因此而“暴得大名”，等到他这年九月正式走上北大讲台，虽年仅二十六岁，但已是名满天下、无人不晓的新文化运动的“领军人物”了。

陈独秀为人豪爽，待人率真，他引胡适为知己，“自恃神交颇契”。其实早在蔡元培请他任文科学长时，他就推荐了胡适。只因胡适那时尚未归国，故陈说自己先暂充之。陈独秀在写这封信时，胡适已经回国，只是还未赴京。信中陈独秀再次向蔡元培鼎力举荐，包括具体到所授课时、薪金待遇等，就是为了给胡适北上做好大贴安排。信中说适之的“责任心不在浮筠兄之下”，这“浮筠兄”，就是时任北大理科学长的夏元瑛。陈独秀此意，即指胡适来北大，不仅仅只是当一个教授，他应该有更大的作为。当然，胡适到了北大后也不负蔡、陈所望，他开了英国文学、英文修辞学、中国古代哲学三门课，并首创了中国哲学研究所，自任主任。蔡校长给他的薪金比原来陈独秀说的还要高，据胡适十月二十五日给母亲的信中所言：“适在此上月所得薪俸为二百六十元，本月加至二百八十元，此为教授最高之薪俸，适初任大学便得此数，不为不多矣。”可见胡适非常的满意自得。

鲁迅先生有一篇回忆刘半农的文章，在写到《新青年》开编辑会时，曾十分有趣地顺带描写了陈独秀和胡适。他说：

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，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，大书道：“内皆武器，来者小心！”但那门却开着的，里面有几枝枪，几把刀，一目了然，用不着提防。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，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：“内无武器，请勿疑虑。”这自然可以是真的，但有些人——至少是我这样的人——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。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“武库”的一个人，所以我佩服陈胡，却亲近半农。

这里说到的陈独秀，真是坦诚直率，表里如一。蔡元培请他到北大来改革教学，整顿校风，他上任后自己并不开课，主要就是狠抓教学方针，延聘教授，扩充文科，制定考试制度、整顿课堂纪律等。据说黎元洪的侄子因经常缺课，他也照样给予记大过一次，只是不慎误认为了许德珩，后经发现又只得“收回成命”。虽说是闹了笑话，但说明陈独秀敢做敢当，豪放正直的文人之风。正如他早年批评沈尹默的书法一样，说的就否正确那是另一回事，但对于陈独秀来说，则是直陈己见，说个痛快。幸好这次他遇到的同样也是真诚宽厚的沈尹默，不但不计较，反而在蔡元培入主北大时还向蔡推荐了陈。孟子云闻过则喜，说来容易做起来难。许多人一言不慎，一辈子就此结下了梁子也没准。

极致的书写，在书写中任笔墨自由的飞翔，个性淋漓尽致展示，心灵自由无羁的徜徉，总是让人无比怀念，让人无比向往。

仓颉造字。始有书写。那些由于“鸟兽虫鱼之迹”所启发而得来的灵感，为书写打开一条永无止境的阳光大道。

由岩石画，由甲骨文，由钟鼎文，由简帛书法，由摩崖石刻，由尺牍短札，到浩浩荡荡的狂草长卷，那种逸兴遄飞，神游天地的境界，挫万物于笔端，蕴含大千世界，有“天人合一”的浩瀚。

不独张伯英“临池学书，池水尽墨”，不独“张旭三杯草圣传，脱帽露顶王公前，挥毫落纸如云烟”，也不独怀素“寒猿饮水撼枯藤，壮士拔山伸劲铁”。

还可以是侠客的剑舞，夏云的舒卷，洪流的激湍，春雨的温润，大爱的深沉，精神的纯洁，铁骨的坚硬……如此种种，不一而足，书写的意蕴充盈于世界，是以天地有浩然之气。

天地的浩气，任人追踪致远，任人心领神会，任人潜泳相拥，而不能赏玩于股掌之间，滥饮如酒肆之徒，只宜如上善之水，洗净铅华，亦宜如厚德载物，胸怀辽阔。

我站在时间的低谷，聆听雷电之势，远望繁华之都，让一小束星光，照耀孤独的深夜，为一缕书法线条的风所触动，缓缓用毛笔记下一脉心迹。

书写，像乘坐一叶小舟，渐入佳境。
岁次甲午仲春 宋远平于华亭

时光飞逝。在疲于奔命地追赶生活节奏的过程中，人们的书写日益潦草、匆忙。电脑时代的来临，更让书写成为无关紧要的本领。更多时候，咱们的书写只剩下签名。而我深深眷恋书写的状态。

一条传统的大道，众人汇集。在大道的尽头，是荒芜，是悬崖，是山重水复，是柳暗花明，是独辟的蹊径。一点一画是同一河流激荡的浪花。没有一朵浪花是一模一样的。

书写是一次发现，也是一次创造。用一生自造一座奇峰，独构一处风景，哪怕有一点点不同，都会让历史的天空更为灿烂。

一个人穷其一生能走多远？狂奔，赶不上太阳的脚步，那就一个人在月下漫步，徘徊于小桥流水，会心于竹韵松风。或许有一小处山水，野草闲花引人入胜，便结庐而居，锄田而耕，兴尽而去。

已经走了多远，前方还有多远，不得而知。还在走着，在路上，一个人漫步。

二
时光飞逝。在疲于奔命地追赶生活节奏的过程中，人们的书写日益潦草、匆忙。电脑时代的来临，更让书写成为无关紧要的本领。更多时候，咱们的书写只剩下签名。而我深深眷恋书写的状态。

春节期间，央视新闻频道开设了一个特别栏目“你为谁点赞”，颇受关注。假若有人问您？您会为谁点赞？是想一想，还是毫不犹豫的回答？

近日，与几位朋友闲聊，无意中扯到了书协那些事儿。与此，笔者也学着央视“街采”，问及上海书坛自去年来——你想为谁点赞？大家直言不讳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

甲说：为荣获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的作家点赞！

乙说：为荣获上海文学艺术奖的周慧珺老师点赞！

丙说：为书协出台了系列规章制度点赞！比如：《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年度表彰奖励办法》、《上海市书法家协会评审暂行办法》等。

丁说：我要为2015海派书法进京展点赞！

……

慢！“进京展”今年5月才举行，为何“点赞”？笔者问。丁说：我点赞理由有二，一是这次进京展与上届比较，在评选机制上有了改进与创新，聘请了“国展”评委担任评审“裁判”。二是采取了公开征稿并设置一定的条件。比如，投稿作者须入展上海第七、八届书法篆刻大展，且入展中国书协主办的单项展一次方有投稿资格。

丁还告诉笔者，去年12月15日他参加了市书协召开的“进京展”动员大会。今年2月12日又参加了在上海书画院举办的海派书法进京展作品评审暨座谈会，并荣幸与“国展”评委“零距离”对话。他说：评委们对每一件来稿作品都非常认真地对待，就像“国展”评审一样，把所有的稿件都张贴在大厅里，采取书法、篆刻分类评审，并将所有参评的作品全部用贴纸把作者落款姓名和印章盖住，仅显示作品编号，然后按照初评、终评程序进行。

他还说，记得那天在座谈会上，五位评委分别就“进京展”作品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。印象比较深刻的大致有四点：一是评委感到征集的作品可能是因为入选条件的“限制”，让一些作者自以为板上钉钉了，就没有认真去准备作品。二是从征集到的作品看，评委感到在海派书法的传承上还不够，百余年海上大家云集，像吴昌硕、沈尹默、潘伯鹰、白蕉等名家的风格，在征集到的作品中很少有他们的“影子”，应引起我们思考。三是篆刻作品整体好于书法作品。四是评委感到有的作品中的字明显存在写法上的错误，有的作品在用墨用纸以及章法上不是很讲究，显得“平庸”了一些等等。

朋友最后对我说：那天，评委们的讲话总体感觉比较婉转而含蓄的！有位评委说，既然是“进京展”，就应该拿出能够代表上海当下水平的作品去展览，在北京军博展览，会有很多人去看的。

……

回到家里，笔者想了许多，有一点与朋友的想法是一致的，那就是为“进京展”点赞！当然，这“点赞”并非盲目，也有三点理由：

其一，书协对此次“进京展”的重视程度是有目共睹的，可以引用“官方”语言，高度重视。无论是从稿件的组织，评选的管理，以及评选标准的基本把握上，都体现了认真、严谨、规范的态度。有人说，“进京展”犹如一次进京“赶考”。有道理！这就要求我们须有足够的精力与实力。“进京展”它不是几个人的事情，也不仅是书协的事情，而是一座城市的事情，它将向全国宣告，海派书法事业的繁荣与发展，向全国展示当今上海书坛的整体形象。

其二，请“国展”评委来海上“把脉问诊”。笔者以为这可能是上海书协一次“破冰之旅”。敢于邀请“外来”评委体现了上海书协领导们的姿态，首先把自己摆在了一个普通作者的位置上，避免了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现象，更多的排除了一些“感情因素”的干扰，确保了评选的专业性。从200余件作品选出了150件左右，这不只是一个简单数字的增加与减少，而是对上海书坛的负责，更是对作者的关心与爱护。从评委的讲话中我们应该领悟到话中之话，至于朋友说，在那天的座谈会上评委们讲话很“含蓄”，笔者在想，他们不“含蓄”一点，您说咱办？其实，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，就是看自己是否愿意拿上去秤了。

其三，征稿设“门槛”体现了“进京展”的层次。对于“门槛”大家都很熟悉，“门槛”就是横亘于门口的一道栏，否则，家里家外没有什么区别了。此次“进京展”要求应征作者须达到一定的条件方能有资格报名投稿。划个线，列个“标准”，公之于众，本来就是一条办事的原则，把“原则”公开，让广大作者知晓，这是值得称道的。

当然，在评审和座谈会期间，笔者也听到一些议论。有的说，怎么不知道“进京展”征稿？不知道可能是您没有注意到《上海书协通讯》上刊登的相关信息。有的说，我怎么落选了？怎么落选，是不是您的水平没有在这一张作品上表现出来呢？或者是因为展览名额有限，从高到低排列下来您落选了。有的说，为什么要设“门槛”？因为“进京展”不同一般的展览，“进京”不是“进市区”，总是要把相对好的作品和作者“推”出去让全国的观众看得到。其实，这个“门槛”也是相对的，只不过是考察一下作者平时的“原始积累”而已，那种旦种暮成、一锤定音的现象可能将来也少了。至于有人说，有没有“作品被淘汰，但人没有被淘汰”的现象？对此，笔者觉得没有必要去过多地猜测，有展览就有竞争，有评选就有落选，作品的评审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，因为每个人的学术立场决定了作品的取舍。入展不入展，这仅仅是对其作品的命题，也是我们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和形象“进京”的重要考量。可能有人会说，“点赞”可能为时过早？那怎么办？也来分个上下集？上集“点赞”，下集观后再说？

记不得是哪位书家说的，“书法是一种‘慢熟’的艺术，却碰上了一个‘快吃’的时代”。上海当年“书法重镇”之旗是否仍在飘扬？笔者觉得这是我们此次“进京展”需要思考的命题，也是我们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和形象“进京”的重要考量。可能有人会说，“点赞”可能为时过早？那怎么办？也来分个上下集？上集“点赞”，下集观后再说？

伐加快，书法学习环境、师资无比丰富，成熟期也大大加快。唐、宋两代六百余年也就出现了不足十位书家，比之古人，我们并不浮躁，而是进步。浮躁的是理论家，理论家更多地是将浮躁推到基层书法者身上，以不成熟对应书法之整体。他们总有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在等待，其实书法进步之神速已经惊人，如果未来书法者入精英、个个文雅，可能吗？古人不浮躁，但古之众多不成功者之“愚静”比当代之浮躁岂不更可怕？

50、当代书法无法走向西方
一曰文字之障碍，二曰工具之障碍，三曰文化之障碍，四曰学校之障碍；文学语言不可翻译，绘画颜色不同物体同，舞蹈肢体语言世界通，音乐耳朵全球通，唯有书法难觅踪。

51、百年后书法创作主流必然是非文字创作
百年后，或者更近一些，书法之创作必然是非文字创作占据主流，走向西方已成为可能。注意：非文字不等于非文字字构，非传统笔墨语言。将文字拆开，组合形成新的又非文字的、但又具备文字构架之美的“自编字”、“非文字个性结构”可扩充表现语言，可打通中西。不信，百年后看！

从「你为谁点赞」说开去

书写是一次远行

——
曲曲弯弯的墨迹，像一条通幽的小径，引人迷失于浩渺烟云。

时光的深处，笔墨的江山一千零一次在眼前展开，风景这边独好。

观帖如与古人神会。群峰林立，精彩各异。或雄强，或俊美，或典雅，或朴拙，简单的黑白世界，产生无限变幻的玄妙佳构。

跟随墨迹行走，时空消弥于须臾。纵观一幅幅大大小小的经典之作，从一行行字的长短疏密，从一个个字的平正欹侧，从一笔一画的提按顿挫，去感受书写时的快慢疾涩。

每个字都是活的，从中仿佛能聆听到作者的心跳，聆听到作者的呼吸。

每一幅作品都是作者心情的流露，从运笔的使转之间，仿佛能感受到他的喜怒哀乐。

书写如随古人远行。

46、画家好色，书家好闲
画家好色，国外油画家最甚，国内国画家次之。不信，读读名画家传记，一生不换小妻者极少极少，且妻学生辈者甚夥。如毕加索一生仅妻子就有六位。齐白石暮年亦有小妻服侍左右。夫绘画乃色彩之艺术、造型之艺术，总称为美的艺术，而此美的艺术偏于“外”部环境之熏染，故画家喜欢美女乃职业心理也。又，画家喜人体模特素描，最美之物原来就是人体本身，走出室外是搜尽奇峰，走入室内是气质美女。赤裸美女立于前，而此时心中装的全是造型、艺术，心中无妓，吾向疑惑也。又，艺术贵创新，画家喜新厌旧亦是常态，故换妻子可激发生活朝气，于艺术灵感、于艺术创造有益。而书法为偏于内省之艺术，与绘画偏于“外”不同，独与心灵对话，几无色彩，无色彩则疏女色也。书家整日与黑墨厮磨，修身养性也，沉静也，故好闲。

47、字形与脸形
书家之字形与脸形有惊人相似之处，不信？可略作比较：孙伯翔书方阔，脸形亦见棱角；崔学路正草隶篆行笔线无不外拓圆转，脸形亦圆；王友谊篆书体态修长稍瘦，面部特

不夜斋臆语(十六)

征亦修长俊雅；周俊杰隶书结字宽阔，脸亦肥大粗重；石开篆书诡异，线条摆动，其面部气质亦神秘，长发飘飘亦如其线条之摆动耳；欧阳中石眇一目，字亦紧斜；何应辉有腰疾，字亦曲折盘错也。另书紧俏息速者多瘦，舒缓粗肥者多胖。故吾臆推张瑞图必为枯槁之士，颜真卿为肥壮之士。不信汝看音域宽阔之男女中高音无一瘦者，瘦无宽宏底气也，帕瓦罗蒂、幺红、韩红、佟铁鑫均肥硕之士；阿宝、小沈阳、张雨生尖声高音皆瘦型人也。然瘦人肥书少见，肥人瘦书可见也，故万事不可一概而论，有待笔迹学发展也。

48、父子、夫妻书家前胜后败
王羲之子王献之，米芾子米友仁，欧阳询子欧阳通，赵孟頫之子赵雍，赵信子赵构，文征明子文彭。父之伟大，子之渺

小可见一斑。赵孟頫妻管道升，郭沫若之妻于立群，沈尹默之妻褚保权，艺术成就皆不如夫。艺术重传承，而子自幼崇敬于父，妻贤于夫，心理、行为已有父、夫之标杆其艺焉敢独造？破例者王献之改父体，其艺术成就远不及父。而女书家之夫则不可不善笔墨，然此吾未深入考察过也。

49、当代书坛不浮躁，浮躁的是理论家
尝闻：当代书坛浮躁。吾亦曾出此言，以其易言、无咎、亦稍有暗提自我思想高度是也。其实此语如官话般乃“合理的空话”，我等对此语以后尽量不说。再者，当代书坛确有浮躁的一面，但也有不浮躁的一面。依我看，优势大于劣势。因为当代如果从1949年至今算起的话，期间出现的书法大家远远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段。时代的步